

春至清明不染尘

◆ 韩心泽

国寒食的故事所能回答的。答案该是中国人向死而生又以生死观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还是只有清明时节,才能澄澈众生浮华的心境,好与往生者的灵魂沟通对话?

关于生死的思考,总是难以纠缠清楚。纠缠不清,就要暂且放下,人们得加倍珍惜眼前最娇媚的光阴。比如采摘明前茶,就要紧跟春天的脚步,采摘最细嫩的芽叶。春光太易老去,一过清明,茶叶便会渐失色翠香幽的清雅。一颗孝心也反倒跟过了保质期一般。反正,过了清明,桃李都已零落成花雨,杨柳鹅黄的枝芽也长成碧绿的叶片,一切都不再鲜嫩。

大概,清明祭扫之后,人们也就可安心放下最沉重的牵念了,然后借踏青吸纳春天那股子鲜嫩的生气,用这股生气充盈心怀,才能

祛去去年所有灰暗的心绪,为新的一年打开一个盎然的局面。

正因为清明别有趣味,我们这儿即使扫墓,重点也就不在于仪式的规范与凝重。孝纯的大姑二姑不会像我爷奶祭日时每每哭得如同泪人,她们只是和我的叔伯们一块儿,表情宁和地,把一张张纸条的一端拧成纸绳,埋压在坟头的土坷垃下,或用心地结系在坟茔上下的杂柯乱枝上,以便或黄或白的纸幡满满地飞舞,好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向先人昭告他们子孙后代的繁衍茂盛。

祭扫完毕,大人们待要跪拜,却不见一同来扫墓的重孙子重孙女们。四处寻找,原来,有的跑到西边捕捉一洞春溪溅湿的三两声鸟雀鸣啾,有的爬上东边姹紫嫣红的一架土坡滥采摇曳多姿的各色芳菲。叔伯姑婶们待要呵斥他们的不懂事,我总是赶紧阻止:春光这么好,我爷奶也一定喜欢看一群晚辈在他们

“家”周围活蹦乱跳、调皮淘气。不是吗?生鲜烂漫的春光里,即使祭扫这样的活动,也没有理由拘束孩子们迫不及待要放飞的童心。

等到聚拢清点完祭扫队伍,在农村,大人们却是不会刻意去踏青或探春的。祭扫回家的路上,他们随手就能在田里掐一把还是花苞的油菜头,或在路边剜几从刚刚舒展开叶片的黄花苗和小根蒜,到家后浅浅地焯了凉拌或油煎了就饭吃,那鲜嫩清新又平实绵湿的滋味,比起汾酒,更像是清明才该有的味道。况且,清明时节,谁想昏然沉醉而辜负了明媚的大好春光?

一个清明,当缕缕纸幡在春风中灵动地招展,一家人纷纷拍去跪拜时身上沾上的泥土时,我记得,多数时候,是有说有笑地挥别先人的。随着踏青的脚步,我们的悲喜都稀释在了春光里,在春风中散开荡尽。

外在的清明之境淘洗出内在的清明心境,人心上也就沾惹不了多少坟头的尘土,所以,中国传统的四大鬼节,唯有清明,把肃穆的生死冲淡成了一种淡淡的哲思!

清明,就让我们在明丽如洗的春光中静观生死,淘净悲喜,熨平舒展去冬以及人生中揉皱的纷纷情思吧!

编者按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祭祀、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民俗体育活动。在清明节来临之际,郑风副刊特别推出书写清明节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梨花正清明

◆ 曹文生

草木,走到清明,便青翠了。

回头,看看清明的定义:“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这是一个与春风、花草有关的节气。

那年,日子平静,风也温和。三姑跟一个养蜂人走了,村里知道的唯一线索,就是他来自于南方,具体是哪里的,没人知道。

三奶在三姑走后,哭瞎了眼。

以后的故事,也带有神秘色彩。三姑杳无音讯,在三奶的葬礼上,出现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村人都说是三姑,但我不认识。

只隐隐约约,觉得她仿佛老年时期的三奶,有种忧伤的孤独。

对于桐花,我怀有悲悯。

清明,一场风,草木就散开了。

孟浩然曰:“花落草齐生。”草,也许开始竞赛了,都想成为草中的状元。

陆游也说:“燕子家家入,梨花树树残”。

燕子筑巢,便和屋檐上的瓦,烟肉里飘出炊烟,构成一幅鲜活的农家图。

清明雨中燕,那么雨中雨呢?

雨中花,当然会满身雨水,最美莫过于“草木清明花清素,一树梨花压海棠”。素颜

朝天的样子,也是美的。

也许,清明是属于梨花的世界。

桃花太艳,譬如:人面桃花相映红,会晃晕人的眼。杏花又太忧伤,“杏花春雨江南”,满是乡愁的味道,雨后的街道,空气清新,一声“杏花”,便叫醒了江南。还是梨花好些,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梨花,安静,圆融。

清明本是草木的世界,怎么走着走着,就有了哭声呢?

原来,唐朝时,人们把寒食节的风俗,顺延到清明。后来这个节气,和上巳节,寒食节杂合在一起,便分娩出一个新的清明节。这清明,非彼清明,和祭祖,却有了联系。

我在想,清明,到底是草木的清明,还是人的清明?

说起人的清明,便会想起杜牧的清明、黄庭坚的清明、苏轼的清明。

那么草木的清明呢?

我觉得,清明应该是草木的清明,应该去草木间,寻找摩诃的禅意,一个人,应该回归草木。清明忌肉,少些腥味。多一点草木的素心,在草木的深处,看到欣欣向荣,便会想到生的快活。

那么,一场清明雨,就会出现几句熟识的唐诗,把人推到悲伤的风口。清明里,新生和怀旧并举,阴阳相隔,一息一生。

一人,在清明的雨中,应该去坟前祭祖,“野田荒冢只生愁”,是啊,荒冢被人遗忘了,是该让一些文字生愁了。

在故乡,人都去了城市,仅剩荒坟立于乡野。

夜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面对着清明,是否会有人心中有所动。

在所有清明的诗里,我最喜欢王禹偁的“无花无雨过清明,兴趣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在这首诗里,有我喜欢的清明气息:新火、读书、灯光。

在清明,既然忌肉,更应该注意养生,韦应物云:“杏粥尤堪食,榆羹已稍煎。”我馋清明了,馋那一锅的杏仁粥,馋那一锅的榆钱羹。

这些年,我都是在他乡,面清明而思过。

一个人,会在清明这天,想起故乡的草木:车前草,地黄草,米米蒿,荠菜,还有那满地的七七芽。

故乡风起,我家墙外的那一棵歪脖子梨树,是否已开满枝头,压过邻人家的海棠花了?

清明,跪拜娘亲

◆ 李秀森

就这样久久地跪卧在母亲的坟前依偎在她那博大的怀抱里一簇簇枯黄泛绿的小草在寥寥的细雨中摇曳着孤独与寂寞披满胸腔的思念捺捺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坟前的香火弥漫着久远的往事任时光锋利的剑刃残酷抹杀天真浪漫的童趣记忆填满母亲炽热温暖的热炕头

这就是我那恩重如山的娘亲呀一位朴实无华平凡而高尚的乡村女人用世上最真挚的血脉亲情经历了一次次十月怀胎在苦难多灾的阵痛中分娩出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泪珠

母亲的胸襟是坦荡无私的一抹家乡的热土

就掩埋了她一生的渴求与企盼

躯体灵魂已融入大地怀抱

让感恩至情去滋润尘世万物生灵

节值清明(外二首)

◆ 韩港

节值清明柳叶长,桃花绚烂菜花香。

和风细雨春阳暖,童子牵牛比赛忙。

春日会饮

长河垂钓罢,燕馆拂埃尘。

水泛桃花汛,杯斟曲米春。

坐中乡党满,窗外柳条新。

韶气溶于酒,当然更醉人。

村居

荒村穷巷里,罕有噪声闻。

睡起三竿日,沉思一段文。

临窗听喜雨,仰首看娇云。

闲坐行廊下,悠然沐日曛。

连载



一场购买长安的惊天阴谋,能阻止它的,只有一个人,只有十二个时辰。

文字鬼才 马伯庸

马伯庸,陕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从事过多种职业,开过书店,做过编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死囚?”

闻染拍掉手里的蜡渣,把父亲的牌位摆了摆,然后轻叹了一口气:“今天可是上元节啊,真的要走吗?”

屋子里没有人,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刚才有人送来一个口信,口信里有一个独特的暗号,她知道

这是恩公发来的。

口信说她立刻离开长安,但却没提具体是什么事。这让闻染有些为难。自从父亲死后,她毅然接过这间香铺的招牌,一个人咬着牙惨淡经营。凭着几分倔强和执着,现在她的生意已颇有起色。上元节各处都要用香,正是赚钱的好时机,若是自己现在离开,可要少赚不少钱呢。

但这是恩公的命令,闻染不能不听。若非恩公,去年闻家早就家破人亡。父亲生前曾反复叮嘱,让她一定对恩公言听计从。

她轻轻叹息了一声,把行囊整理好,顺便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货牌。号牌密密麻麻,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份沉甸甸的订单。闻染识字不多,不会写账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记生意。她看到,其中一个木牌写了个“王”字,旁边点了十二个粉色墨点。

这是安仁坊节度家的大小姐,订了十二封椒盐降神芸香,预定今日送到。

闻染两道淡淡的蛾眉皱了起来。这份订单,对闻染香铺可是至关重要。那位小姐对自家的

合香爱不释手,一直想要几封新的。若把她哄高兴了,日后自己在整个高门女眷的圈子都会打响名气。

安仁坊在敦义坊的东北方向,隔着三条大道,距离不算特别远。闻染心想,好歹把这份订货先送过去吧,再出城不迟。

她主意既定,转身取来芸香,放到一个竹扎的香架上,背出门去。闻染本想赁一匹骡子,可今天过节,附近脚铺里的牲口全被订光了,加价都没有,没奈何,只能背着香架子一路走去。

此时路上行旅颇多,她挤在人群中,勉强走到崇业坊,却走不动了。这里有一处玄都观,达官贵人多来此进香,各色牛马大车停在坊口,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老百姓只能暂时停下脚步,耐心等待。

闻染安静地站在队伍里,浑然不觉,在对面怀庆坊的坊角酒肆二楼,一道阴森森的视线越过宽街,在她身上来回扫了几回。

一个穿着浅青官袍的中年男子收回视线,缓缓举起酒盏。

他双眼狡促,鼻尖挺而勾,一动嘴

唇便会扯动鼻翼与眼睑,好似一条蛇在脸皮之下游走。

“那个人女,你们看见了吗?”他啜了一口酒,淡淡问道。

他身旁站着几个锦袍少年,听到询问,纷纷点头。

中年男子怨毒地说道:“她和她爹去年那案子,搞得鸡犬不宁,还枉送了一个县尉的性命。今天既然让我撞见了,可见是天意。此仇不报,别人会说我封大伦好欺负——”

你们一会儿,可得好关照她一下。”

锦袍少年们都哈哈笑了起来,眼神里尽露淫邪。

封大伦把酒爵放下:“你们尽管放手去做,张阎王在狱里等死,这次谁也保不住她。”一提到这个名字,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恨意和恨意。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种情绪更浓烈些。为了驱散这种令人不快的情绪,他挥了挥手:

“站着干吗?还不赶紧去做事?”

锦袍少年们又手告辞,噤噤噤地跑下楼去。

